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四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煉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

有三人山谷中齊問恭曰子好長生乎恭曰然一人曰

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

字文上皆太清仙人也文起曰汝與吾同姓又字得吾

三人之半似有緣當隨我採藥示以長生之方恭大喜

隨之二日乃授恭秘方因遣恭還曰汝來雖二日人間

已二百年矣恭還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惟里中數世

後人有趙光輔者傳開先世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





眼藥不復歸今已二百餘年兼知恭有曾孫呂習者在
 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乃為恭往尋之習曰吾家仙
 人歸矣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年已八十服
 之頓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數世服此藥無復
 老死皆得地仙也

黃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
 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士起問
 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
 在曰在山東徃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石皆起成羊
 數萬頭初起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初平號赤松子
 初起號魯班宋元時皆有封號黃初起附



黃初起

黃初平



羅真人晉黃梅人名致福修道於縣北鳳臺觀丹成有老人來告云某病龍也願得丹療之致福賜之丹後於觀北水塘洗足龍負飛昇而去今遺飛昇臺洗足池宋賜今號

賀元琅琊人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謁於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言訖不見蘇軾詩曰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家有居處願供菽水看燒丹

蘭公曲阜人精修孝行半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語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真仙傳吾孝道是為衆仙之長因付以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轉授丹陽黃堂

靖女真諶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名許遜汝當以此授之語訖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有二古塚指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汝昔日解所遺故衣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其形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蓋所藏蛇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牧人踐履也言訖升天而去蘭公乃以金丹等物付諶姆并移塚傍舊路人謂其妖妄乃訟之縣令令拘公公以前事對令乃發而視之其第一塚果有黃衣一領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夢初覺之狀第三塚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縣令以衣還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之人合而為一體竦身入雲而去



謹姆居丹陽郡黃堂潛修至道後以銅符鉄券金丹寶章
 付許君及姆昇天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許君認茅落
 立祠今豫章有黃堂觀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
 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
 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曰子明白更來長房旦日
 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玉堂殿麗音酒甘肴盈衍
 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
 曰我仙人也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
 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
 扛之猶不能舉翁笑而下樓以一指提而上視器如有

一升許而一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而顧家
 人為憂翁即知乃斷一青竹度如長房使懸之舍後家
 人見之長房也以為繼死大小驚號遂殞殮之長房立
 其傍而眾莫之見於是遂隨翁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
 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亦不恐又昨長房於空室以朽索
 懸萬斤石於其上眾蛇競來齧索欲斷長房亦不移翁
 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
 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奈何長房辭
 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
 葛陂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封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
 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



費長房

世山全圖卷之四

六

破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驅使杜公，或獨坐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宋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桓景嘗學于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云後失其符，乃衆鬼所殺。壺公附。

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遇神人授書一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教服石髓法。」青受之，即見左右常有數

十人侍之，嘗夜行都巡呵青，青亦呵之。都巡怒叱從兵收青，青亦叱從神錄之。青徑去，而都巡等人馬皆不能動。明旦鄉人曰：「必嚴公也。」報其家，往謝青，乃放去。後斷穀三年，仙去。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襤衫，六銜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卧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夫亦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



忽然乘雲鶴而上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衫拍板旋亦失亡

沈建丹陽人好道能醫嘗遠行寄奴婢驟羊於主人各與藥一粒語主人曰不煩飲食也去後主人雖飲食之皆不願三年還又各與藥則飲食如故後不知所止

者域天竺人神奇人莫能測周流華戎晉武帝時至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其衣服粗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而域已度前行見兩虎以手摩其頭虎耳而逝一日與眾決衆送至城外域徐行追者不能及是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賈人胡濕是日又逢域於流沙計九千餘里云



王貞



孫仙傳卷之四

老君

此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質置客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亟歸家已數百年親舊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往徃見之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晉武帝泰始中入具丘西王女山中伐木覺有異香球迎風尋之忽山廓然自開宮殿盤爵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玉樹五株稍前見四仙女彈碁堂上見球俱驚起曰蓬生何事得來球曰因尋香至此問訖復彈碁如故內一最少者獨登樓彈琴且戲吟曰元暉何為獨升樓球在樹下立久飢以舌舐葉上垂

露俄一女乘鶴而來曰王華王華汝等何故來此俗人球惶懼疾趨出門回頭竟無所見及還家已是建興中矣因復訪道不返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經嘗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願先生作一事為戲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集客身亦不螫人有問玄張口蜂皆飛入爵之是舊飲也能指石人使行指蝦蟆及諸昆蟲燕雀之屬歌舞絃節皆如人狀或宴客冬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持一罌于井上呼錢向錢一飛出與客飲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酒不盡杯不去

也。晉武帝召問曰：百姓思雨，可致乎？玄曰：易耳。乃書符
 著社中，俄頃大雨。偶行遇一神廟，凡過者離百步下車，
 否則有警。廟傍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禽鳥，人畏莫犯。仙
 公乃命車直趨，輒大風驟起，塵埃蔽天。從者驚怖，仙公
 怒曰：小邪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畫一符，令從者投廟
 中，禽鳥皆墜。死廟屋，自焚。仙公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
 請巫祀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仙公故不飲，而妖邪
 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拽妖邪頭，
 附柱鞭背，但聞鞭聲，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仙公過
 華陰，見一士人溺于蛇精之家，迷而不悟。仙公化作一
 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陷身于非地，汝婦蛇



精也前後啖人不計其數士人不之信乃引士人看古井井中白骨盈積士人恐遂教士人密窺其跡士人乃窺之果蛇也張牙弩自在帷帳中身傍附一小蛇仙公禁而斬之即有無數小蛇來救援仙公盡為誅戮畢以一符與士人服即馮下蚯蚓蝦蟆之類無數遂得全生仙公又嘗在荆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襤褸時有屈家二女偶見憐之夤夜促成雙履次日獻之煉丹之所仙公已夫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灰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咸謂得仙矣仙公嘗從吳主各船行至三江口遇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

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踰宿忽見仙公水上步來既至尚有酒態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是以淹屈陛下一曰遊會稽有賈人自海中還過一神廟廟吏邀賈人曰煩寄箋葛仙公言訖即以書擲舟中及還達仙公仙公開函乃東華山童君書題曰太極左宮仙書世人愈知仙公名在天闕舊矣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曰之中搗藥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下當杵臼之聲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卧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為石矣仙公贈以雙鶴跨之而還石至今存嘗有客從仙公

泛舟見囊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驗可見不仙公即取
二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之亦
然仙公復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異
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符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符
會于中流三符聚為一處良久收之又于水濱見鬻大
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者曰已死矣曰亦
可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投于水躍然而去嘗有客來謁
既坐有繼至者復見仙公迎與俱入而座上仙公自與
客談笑不輟時苦寒謂客曰居貧不能設爐致煖試作
火以供諸君於是張口吐氣火赫然而出須臾屋中火
滿又盛暑中醉卧使人傅粉腹上謂客曰苦熱不能作

他戲乃以腹徐徐上摩屋梁而粉者梁上如此神異不
能盡述後仙去屈氏二女附

梁諶字考成扶風人初事鄭法師於樓觀晉惠帝永興二
年老君命真人尹執降于樓觀授以煉氣隱形之法及
水石還丹術諶乃隱于終南山食素天符廣索丹砂為
餌丹成能飛行變化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二
日謂門人曰有友召吾于南峯今往矣輒冠服而出則
雲氣繚繞不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隱隱從空而去
曹仙媪不知何許人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闔閤柳下
日至河間渡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
岸俄又登東岸石龕與女及犬化龕中土人立廟祀焉

曹仙媪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刻
 召之要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靚往
 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
 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靚奔馬不及因遙問曰相君行步
 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君有心於道故得
 見我靚即下馬叩拜陰君曰子慕道久矣吾當度尔仙
 法凡非仙胎得仙者必由尸解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
 竹木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其刀須更
 即如所度者面自奄然於牀上矣其真人遁去其家人
 但見死人不見刀也陰君乃傳靚此道又與靚論晉室
 脩短之期又云此地十年後當大流血後值蘇峻之亂

果皆驗。羅浮圖志云：靚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
 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葛稚川善，時稚川
 居羅浮，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乃夫人見其來，門無
 車馬，獨雙燕往來，帷而窺之，則雙履也。埔城集仙錄云：
 靚以女妻葛洪，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蘇峻亂，發
 棺無尸，但有一大刀，賊欲取刀，聞塚近有兵馬之聲，棺
 中刀旬然有聲，若雷震，衆賊驚走。賊平後，收刀別葬之。
 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
 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李氏，皆符驗。靚學
 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
 卒。



孫登

十五

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於汲郡北山上窟中住無家夏
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
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嵇康從之遊
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爾然嘆
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
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
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
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
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後康果遭呂安事在獄為
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登竟白日昇天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遊烈

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半留與叔夜叔夜既至嘗疑為
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不知其字未敢取
頗記十數字形體歸示叔夜叔夜盡知之烈喜乃與叔
夜同至其處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共得
仙也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氏焉身長
七尺八寸土木形骸不加飾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時
王伯通造一館但有人宿必死伯通累見其凶常閉之
至是康請寄宿館中乃取琴彈二更時有八鬼從館出
康始懼微誦乾元亨利貞數遍徐問鬼曰王伯通造此
館凡有人宿輒死無乃若輩殺之耶鬼曰我輩非殺人



者乃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葬埋於此。王伯通於吾冢上築牆。吾等若其厭見人來宿者。出擬吾之。彼見吾等。自懼而死。非殺之也。今願先生與伯通言。取吾等骸骨。遷葬他處。期半年。伯通當為本郡太守。今授先生以廣陵一曲。聊相酬耳。康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能彈。遂彈至夜深。伯通往館中視康。聞琴聲殊佳。因問康。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骸骨。遂別造棺。就高冢處葬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如期為太守。康為中散大夫。聞汲郡山中孫登善嘯。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嘗與

王烈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半留與康。俄疑而為
 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之。輒不復見。
 烈乃嘆曰。叔夜屢遇而不遇。命也。初康居貧。嘗共向秀
 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才
 辨。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會欲別去。康曰。何所
 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
 由此憾之。因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但
 當以康為慮耳。復譖康黨母丘儉。帝遂害之。斬于東市。
 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
 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靚曰。嵇叔夜爾。寧曰。叔夜斬于
 東市。何得復在此。靚曰。叔夜雖市終實。兵解也。



吳猛

列仙全傳卷之四

吳猛字世雲。濮陽人。少有孝行。仕吳為西安令。得至人丁
義神方。遂以道術大顯於時。傳法於許。嘗見暴風大
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
有舟。遇此風。二道士求救。耳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
已三日。猛曰。令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卧。乃傍數日。與
令俱起。常渡江。值風濤大作。猛以白羽扇擣水而渡。許
真君上昇。猛亦於是歲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麗日昇
天。宋政和中。封神烈真人。

行客晉人避亂隱延平郡之北山。結廬煉丹。丹成。白日舉
家上昇。

吳彩鸞。猛女也。瑞州有崇元觀。即丁義女秀英煉丹之所。

絲鸞亦就學。得其道焉。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者。寓鍾
陵紫極宮。秋日到西山遊觀。見一姝踏歌。曰。若能相伴
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絲鸞自有繡襦。渾甲帳。瓊臺不怕
雪霜寒。簫意度是仙人植。足不去。鸞亦相盼。戀歌罷。穿
松徑。陟山。捫石而升。簫冒險躡。其後鸞回頤。曰。郎君莫
是文簫耶。遂引至絕頂。供設殆非人間所有。正爾綢繆。
忽風雨烈。帷覆几。有仙童厲聲曰。吳絲鸞以私慾。洩天
機。當請人間一紀。於是彩鸞與簫歸鍾陵。簫貧不自給。
彩鸞為寫孫愐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售金五緡。盡
則復寫。如是僅十載。稍為人知。遂偕往新興。越王山。二
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云。文簫附

許遜字敬之號真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銜珠
 墜於掌上玩而吞之及寤覺腹痛因是有娠而生真君
 生而穎悟姿容俊偉少小踈通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
 鹿鹿中之而斃鹿母皇顧舐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尅意
 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
 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
 受其秘又從郭璞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道
 遙山金氏宅而居之日以修煉為事時買一鐵燈檠因
 夜燃燈見漆剝處有光視之金也明日訪售生還之晉
 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為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也
 教民以忠孝慈仁勤儉忍慎聽訟發摘如神吏民悅服



歲飢民無以輸租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
 瘞於縣圃一日藉民之未輸納者使服力於圃民鋤地
 得金用以輸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
 以所得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他郡病民相
 繼而至者且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
 於其中使就竹下飲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弃官
 東歸蜀民感其德化所至盡立生祠家供其像啓行之
 日送者蔽野有送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
 而不返者真君嘗憩於栢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
 獻真君異而受之既而借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娛
 真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與吳君遊於丹



陽黃堂聞謚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
夙稟道骨仙名在天昔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
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為衆真之長
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
今當授子乃擇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以傳之真君
復顧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之師今孝悌王之道獨
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况玉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
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品秩相遼且許君司玄枵
之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為
丑汝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二君謝訖辭行真君方心
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

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
一至足矣二君還覓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
里得之時茅已叢生矣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三日必
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偶息憩真境見鄉民盛烹宰
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真君曰怪祟敢
爾乃宿于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
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秋刺社前
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于主人朱
氏迎接甚勤乃戲畫一松於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
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真君嘗煉丹艾城
黃龍山山湫有蛟魅輒作洪水漂没舟室真君遣神兵

擒之金於石壁過西安縣縣社伯出謁真君問其地有妖物為民害者不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廟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真君追至鄂渚路逢三老人指曰蛟伏前橋下真君至橋仗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深淵乃勅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又聞新吳有蛟真君乃以巨石書符作鎮蛟文以禁之時海昏之上繚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或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俱被吞吸無得免者江湖舟船多遭覆溺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集弟子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競來告懇哀求懇切真君曰吾來正為是惡當為汝曹除之遂龍

一鷄籠鼠數枚于宅之東南十里餘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甘戟晉豐城人有孝行喜神仙術往從許遜遜異其材器凡與文秘訣悉命掌之自是周游江湖誅蛟斬蛇無不從焉及遜上昇戟歸豐城布德行惠鄉人感化陳大建初乃駕麟車乘雲而去宋封精行真人

盱烈南昌人少孤事母孝母許氏遜之長姊遜嘗築室宅西數十步間俾烈母子居之故日聞至道及遜飛昇母子俱從雲騰而去宋封烈和靖真人

黃仁覽字紫庭南城人父萬石為晉御史紫庭師許君盡得許君之道許君以女妻之嘗為青州從事單騎之官



至蛇所。仗劍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
 不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始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
 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噪相助。是時真君嘯命風
 雷。呼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真君乃飛步踏其首。
 以劍劈其額。弟子施岑甘戰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
 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
 可妄誅。小蛇懼。奔行六七里。聞鼓噪聲。猶返聽。而顧其
 母。群弟子復請追戮之。真君曰。此蛇一千二百五十餘
 年後。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稻為驗。其枝
 拂壇掃地。是其時也。又預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
 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

於豫章大揚吾教。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意。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郡乎？敢今二子從我，以往時懷帝末嘉六年也。真君道術高妙，聲聞遠邇，求為弟子數百人，却之不暇，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明且閱之，其不為所染污者，惟十人爾。餘皆自愧而去。真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即老蛟，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之，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爾。亦其

所之。乃在郡城江畔，化黃牛卧沙磧之上。真君剪紙化黑牛，往闢之。令施岑持劍往，俟其闢，即揮之。施君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符吏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化為人，入賈王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王之女，美化為一美少年，謁之。王愛其才，乃妻以女。居數載，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子然而出。周遊江湖，若為商者。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皆寶貝珠玉，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空還，給王云：財貨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王求醫療之，真君則為醫士謁。至，王喜，召婿出蛟精，覺懼，不敢出。王自起，召之。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至此，豈

容復藏速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蜿蜒堂下為吏兵所
誅真君以法水噴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賈女亦
幾變形王為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王
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
可速徙居王乃遷足高原其地果陷為淵潭深不可測
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皆化為
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
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
劍指天天裂指地地折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
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黨曰亦有不敵傷者乎弟
子感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黨以為誠然繼而

盡化為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潛流出境真君
晨起覺妖氣轉盛乃顧江中知為蛟黨所化以劍授施
本履承斬之悉無唯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
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
鬼神於牙城南井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鉤
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至其蛟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
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
妄作又為讖記云鐵柱鎮洪州永不出奸雙縱有與謀
者終須不到頭其後更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郡
邑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
慈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謁敦莫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

因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一木破天君等以為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君壽幾何璞曰予壽盡今日日中敦大怒令武士捨璞斬之真君乃舉杯擲地化為白鵝飛繞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後敦敗二君還至金陵欲買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爾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為汝駕之默召二龍挾舟而行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二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抹林梢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竊視之龍

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桅折於深澗之下真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舊隱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平時出處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繚繞自東晉亂離江左頗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然年穀豐登人無災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孝武寧康二年真君一百二十六歲八月朔且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職紫袍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并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與鄉里耆老諭以行期日

設宴飲_以別又與同昇十一弟子作勸誡詩十首以遺
世又以大功如意丹方授群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是月
望日遙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
童王女前後導從見前二使真君降階拜迎二使宜詔
封真君三代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乃揖真君昇龍車
真君命弟子陳勳時荷持冊前導周廣曾亨驂御黃仁
覽與其父族侍從盱烈與其母部侍從仙眷四十二口
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
米于西嶺聞真君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
地米皆復生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分未應仙授
以地仙之術仙仗既舉有頃墜下藥臼方轂各一又墜

留妻侍父母然每夜暗歸與妻同宿人莫而知一夕家
人聞許氏房中有笑語聲以報父母姑訊之許氏曰黃
郎耳姑曰吾子從宦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
仙道千里頃刻能來戒勿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
然當使我見之是以紫庭歸許氏以告比明紫庭不得
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宦遠然夜每還家但仙道秘密
不可輕泄恐招譴累故不敢見大人耳言訖取竹杖化
為青龍復乘之而去萬石因是反師許君惟二弟性好
田獵紫庭曾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復屢導之不從後
紫庭與父母家人三十二口白日昇天二弟尚在獵所
潘茂名潘州人晉末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棋立觀久之



道士顧說識此不答曰入猶蛇竇出似雁行道士笑
 可其說因語之曰子頂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月腦
 血未減心景不偏若修煉則可輕舉授以服黃精不死
 之法於東山採藥煉丹於西山白日上昇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仕晉為尚書左丞密修仙業師事許
 真君納女為真君子婦後致政挈家居豫章再詣真君
 門下盡傳其道宋高祖末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
 二十六口白日昇天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性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詭于
 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
 郭公者客河東精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書九卷

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襍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竊其青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騷擾，璞知其將亂，乃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避地東南。拔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趣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大稱賞，厚加資給。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南渡。康不從，璞愛其婢，乃取赤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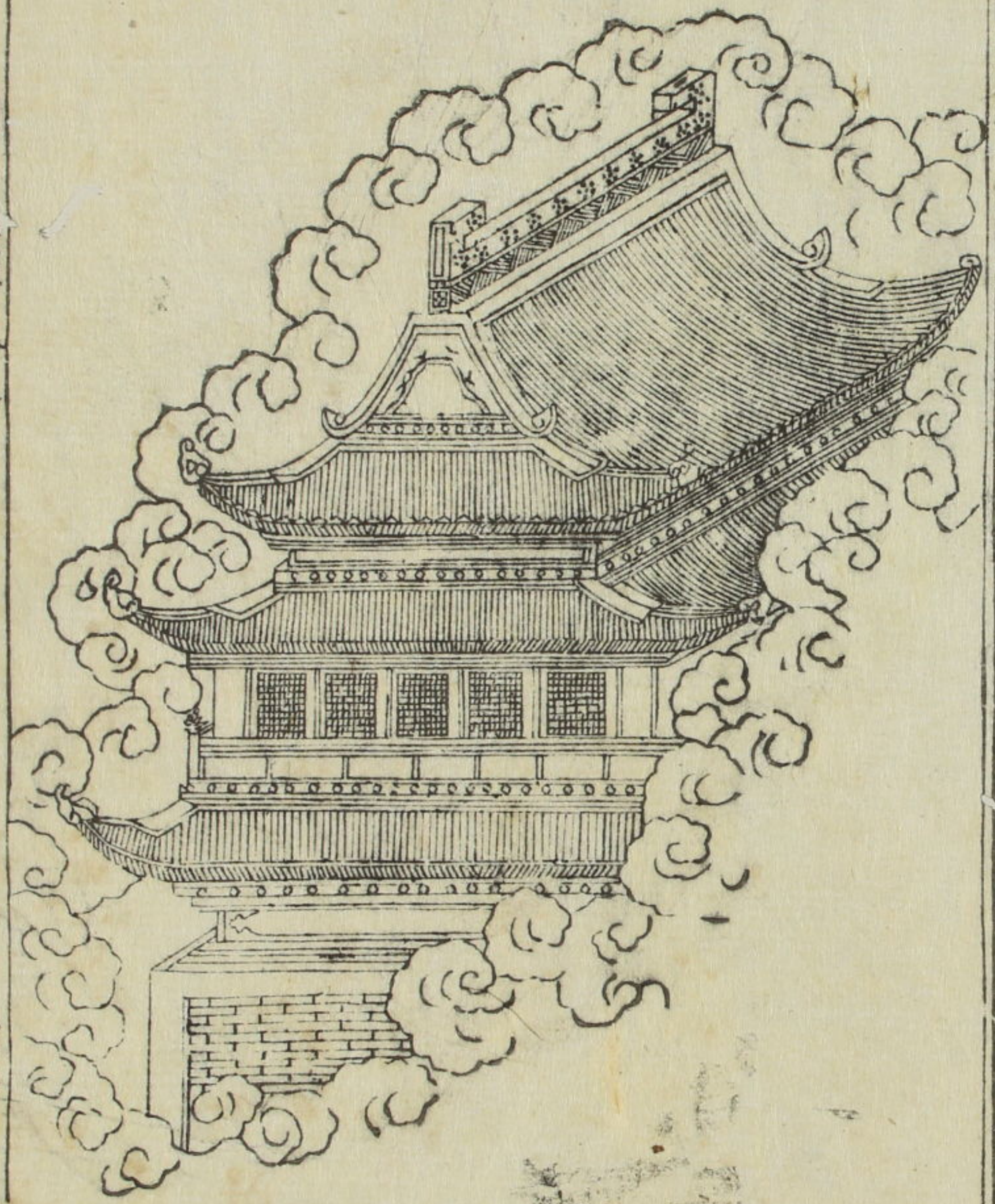
主人宅散之。主人每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即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投符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既渡江，王道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當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可消導。從其言，數日果雷震，栢樹粉碎。母喪卜葬地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璞曰：「將當為陸，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曾為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二墳唯母與昆。」又嘗為人莖，明帝

元龜年

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二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荅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帝嘆異之。璞以才學見重。一時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常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為患乎。璞素與桓爨友善。爨每造之。或值璞在婦所。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爨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醢。璞見爨撫心太息曰。吾每囑卿。復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爨亦死。

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使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巳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崇者構璞于敦。敦將舉兵。乃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助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荅曰。思向卦。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令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其樹應有大鵲巢。及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聞過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知當其人。遂受。至是。即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璞未遇害之先。已預令人備送終之具。

于行刑之所命即安于江側兩松之間斬後三日南州
 市人復見璞著其平日服飾與人共話敦聞之開棺無
 尸謂兵解也後為水府仙伯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
 名為洞林文抄京費諸家要最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
 釋爾雅音義圖譜註一蒼方言葬書穆天子傳山海經
 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皆傳於世子驚官至臨賀太守
 許毛電白縣人自幼至老兩頰如丹風雨水旱歲時豐歉
 預以語人無一不驗丁旦絕迹莫知所之
 王道真居鬼谷相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如百尺好樓
 道真常隱此雲中遊戲山頂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晚師葛孝先。受諸經并丹法。居
 廬江馬迹山中。山有虎生二子。虎母為人殺。虎父驚遠。
 虎子飢。思遠持還飼之。後虎父尋至。思遠家號謝之。即
 依思遠。不去。後思遠每出行。騎虎父。二虎子負其經書
 衣藥。以從。時于求康橫江橋。逢友人許隱。隱患齒痛。因
 從思遠求虎鬚。云及熟。插齒間。則愈。思遠為拔之。虎伏
 不動。後仙去。為丹陽真人。
 許邁字叔玄。真君之從弟也。弱冠時。嘗造郭璞。璞為之筮
 遇泰之上六爻。乃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駐
 南海。太守鮑靚。隱蹟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
 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背。乃築舍餘杭懸雷山。往來茅



嶺以尋仙跡朔望時節還家觀省父母既終遣婦還家
徧遊名山採藥服氣因改名玄字遠遊後入臨安西山
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時共右軍修煉服食徧采
名藥右軍每嘆曰我卒當以樂死過後作書與婦告別
遂莫知所往。

許穆許真君之從弟也入華陽洞得道後王母之女華林
夫人降教之得為左卿仙侯幼子羽小字王斧為侍宸
仙翁後華林夫人與穆書云王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
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許羽附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
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自居不

訥不覩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
千里期於必得尤好神仙道術從祖玄學道得仙以其
修煉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復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
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善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
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覈而才章富贍
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主簿後選為散騎常侍
領大著作俱不就辭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
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寡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
以彼有丹爾帝乃從之洪遂携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
鄧嶽留不聽去洪遂止羅浮山煉丹在山七年優游閑
養著述不輟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事不

但笑之而且謗毀真言。乃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名抱朴子以示迷者。一日忽與鄧嶽疏云當遠遊尋師。刻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年八十一。嶽至遂不及見。視其顏色如生。肢體柔軟。舉尸入棺。惟空衣。後唐有崔煒者遊南海開元寺。有丐姬謂煒曰。吾善灸贅疣。今有艾少許奉于煒。受之莫知為誰。後始知為洪妻鮑女云。鮑姑附。

張元化葛玄弟子也。嘗寓汝州。有前知之明。丁日召道士周元享戒之曰。吾化之後毋損吾軀壳。既化元享遵其命。葬於城北。後五年汝州卒。成蜀逢一道士于山峽間。謂曰。我新去汝。若能為我持書與胡司馬周尊師。不來。

諾之。人投書。一人開緘。乃元化親札。謝一人葬意之厚也。遂率郡人發棺視之。惟有故履存耳。宋政和中封冲妙先生。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既仙去。留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今肉身尚在。有綠者。或遇之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岩間。中夜見一人。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人歸道。其形容即野人也。

麻姑石勒時人。麻秋之女。秋猛悍。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

至雞鳴少息麻姑雅勤恤民之念常假作雞鳴群雞亦
鳴工得早止後父覺疑欲撻之姑懼而逃入仙姑洞修
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因名其橋曰望仙宋政和中亦
有麻姑是建昌人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冊封為真
人至元時劉氏鯉堂前有大槐忽夢一女冠自称麻姑
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
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槐已即其前矣重和初賜額曰
顯異

列仙全傳卷之四終

有像列仙全傳卷之五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劉綱字伯鸞晉士虞令與妻樊夫人俱有道術能激召鬼
神禁制變化之道然潛修密證人不能知為理尚清靜
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蓋邑無旱暵漂墊之害無
疫毒驚暴之傷年歲大豐遠近忻仰暇日常與夫人較
其術用綱作火燒客碓舍火從東而起夫人即作雨從
西來禁之庭中兩枝桃夫人呪一株使之自落箱篋中
綱所呪者數落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鯽魚夫人唾盤中
成獺食其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綱禁之虎伏

不起向綱號之。夫人徑往虎前。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牽虎歸繫於床側。綱每共試。俱不能勝。將昇天。縣廳側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始能飛舉。夫人即平坐床上。冉冉如雲之舉。遂同昇天。樊夫人附

東陵聖母。海陵人。師事劉綱。得道能易形變化。隱顯無方。適杜氏。杜不信道。常恚怒之。聖母時或理疾救人。而有所詣。杜恚愈甚。遂訟官。出之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從獄窓中飛去。衆望之。見轉入雲中。留所着履一綱。在窓下。遠近立廟祠之。禱祈立效。常有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集。盜人之屋。因是路不拾遺。歲月弥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人



及何人傳之五

劉綱

樊夫人

不敢為偷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吞噬，小者即病傷也。

張昭成，字道融，學道不解。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晉咸康中，年一百十九歲卒。而乃温温如生，既葬，居人見白鶴穿墓而出，有彩雲盛之，後啓其墓，惟魁履在耳。

孟欽，洛陽人，得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慕而趨之。苻堅召詣長安，復惡其惑眾，命苻融誅之。融乃設宴，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而去。頃之，有告在城東，融遣騎追之，垂及，忽又遠，或有兵拒之，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沒，復見青州苻朗，尋之，復入海山，後仙去。



范豹。巴西閬中人。父於支江百里洲修煉。噓嗽有五色光。冬月。惟看單衣。桓溫時。頭已斑白。至宋文帝時。狀貌不變。占吉凶。驗如指掌。或問曰。先生殆謫仙耶。荅云。我曾見周武伐紂。初戰時。前歌後舞。文帝召見豹。荅稱我或稱吾過。太子宮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文帝惡之。勅豹自盡。下戶江中。仍使埋於新亭。赤岸。明年豹弟子陳志夜起。忽觀光明如晝。而見豹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豹起迎之。志問是誰。豹笑而不荅。須臾俱出。文帝聞之。令發其棺。無尸。始悔異之。

交趾道士萬州城南有道士自言年九十九。交趾人因渡海。船壞。結庵於此。養一鷄。大如倒挂子。且置枕中。帝即



列仙傳卷之五

夢覺又畜一狢孫大如蝦蟆以線係几案間道士食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大如錢置台中時使出戲衣箱間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人國中引神道也

王玄甫沛人同異人鄧伯元學道於霍山赤城受服青精石飯日精丹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臟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天帝遣羽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去詔玄甫為中嶽真人鄧伯元附

謝仲初袁州萬載人修煉於閣皂山得道而歸過縣西見其無水拔劍刺地湧泉甘潔過江無舟以竹葉渡之後登謝山冉冉飛去

謝仲初



謝仲初

馬儉扶風人博通經史秦甘露中從孫徹學道授以五符
真文斷穀服水行氣導引遂役使萬靈制御群邪姚萇
聞而異之徃召不至乃給之香燭一日天神降而言曰
法師勤修道業積有日矣必得度世後年九十八返真
而白雲舉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貌醜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
知美麗不與世人交隱于東陽谷鑿穴而居言未來事
多隱語如懺記當時人莫能曉事過皆驗苻堅南征遣
人問嘉嘉曰金堅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
數百步策馬馳及脫服棄冠履下馬踞牀而不言堅不
解更遣人問國祚云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為吉徵明

年癸未堅大敗于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末年也秦居
西為金晉居南為火火能燥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姚萇
與苻登相持萇問嘉曰吾將殺登天下可得否嘉曰略
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
先是萇遣使隴右逢嘉將兩弟子逍遙途中正是誅嘉
日也嘉仍作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
一竹杖而已

扈謙魏郡人精于易嘗在建康筮卜一卦百錢日限錢五
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貧寒五百足則卦雖千
錢不筮也晉海西公見赤蛇蟠于御牀俄爾失蛇詔謙
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失之象海西曰

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損三萬人，此
災乃消。後桓溫北征，敗績，還石頭，遂廢海西，立簡文。桓
溫安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埒壞，竟便產。
當是男兒，聲氣雄烈，後當震動四海。溫贈錢三十萬，夫
人亦贈三十萬，謙辭無容錢處。溫不聽。後日，筮三卦，養
母，溫錢日求，醉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母亡，謙辭酒家
許氏曰：因緣盡矣。安壘畢，遂去。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
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惟空衣無戶。
文斤，晉南昌人，號超然子，咸安中為邵州高平，令遇異人
授以丹訣，遂弃官歸。康寧二年，仙去。
麻衣子，姓李，名和，生而紺髮美姿，稍長，厭世穢腐，遂入終



南山忽遇一道者授以道秘戒之曰南陽之間湍水之陽有山靈堂岩洞其旁神開汝鄉汝則往之可以翕神于蒼茫麻衣往求之遇樵者導其處居洞中十有九年晉義熙間大旱居民張奭率眾請雨麻衣以無術益之請者不輟是夕有少年十二人謂麻衣曰若再請但許之麻衣怪而諾之翌日果大雨十二人復來拜曰吾屬龍也上帝以師道業成令輔師行化耳劉宋大明初年百有一歲儼坐而尸解

鄴去奢衢州龍丘人為崇仙宮道士家住九峯山下少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劉宋初年隱處州嵩陽縣安和觀觀即葉靜學道之所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



丈世傳張天師及葉靜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即
 結庵以居山東南下方石閣二丈餘去奢常坐其上拱
 默靜想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一口并石
 瓶貯丹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曰此石天設非人力
 可加自惟荒謬山樵獲安允蒙聖祐丹之與劍未敢輒
 取神人肯首曰但勤修無怠劍丹當自致也後三年神
 人以劍丹付去奢果張天師七星劍丹貯石瓶中約有
 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或施病人皆愈時麗
 水縣人華造因中和荒亂之後擁土人據縣朝廷遂授
 造刺史造素兇肆聞去奢神與丹劍率兵圍其山執去
 奢并劍丹到州藏其劍丹而囚鍊去奢於空室時方炎

暑一月不通飲食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室奢神色儼
 然顏容紅白愈佳於來時造驚異乃送去奢歸山留其
 劍丹當夜風雷劍丹飛去仍歸去奢所居山十五年自
 言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飛龍雷公電姥神鬼甚眾相見
 咸致禮焉又寄宿道觀道士夜聞去奢所居室若與人
 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環珮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
 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數人共坐侍從皆童男女光明
 照身復有神明遠伺於側殊為虔敬一日去奢告觀中
 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能常相見也後數日有絳雲
 鸞鳴天樂滿空徘徊山頂俄有靈官駕五色龍鹿來迎
 去奢白日昇天山下居民咸得覩焉

韓越南陵冠軍人。心慕神仙形類。在愚。隨師長齋誦詠。口
 不輟響。常着屐。行無遠近。入山或數百里。當日輒還家。
 人每問。未嘗實對。後鄉人斫柘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岸
 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自山中還。至巒村。
 暴亡。家迎喪。覺棺輕。發看。惟竹杖耳。宋孝武大明中。越
 鄉人為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遇越。容貌更少。訪問。親
 故存亡。共語。移時。又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寄散藥一囊。
 令溫酒頓服之。臺將還。具傳越言。越婦服散。嗽即愈。
 孫博。河東人。好讀書。善屬文。晚學道。能使草木皆為火光。
 行水中。衣不沾濡。人有疾。指之言。愈即愈。出入山間石
 壁。如有穴者。後入林慮山。合神丹仙去。



孫博

孫遊岳東陽人潛神希微宋太初中遇簡寂先生授以三
洞經法後茹芝却粒顏色精爽久而愈少齊永明初詔
主興世館由是奇逸之士爭相趨赴後安坐羽化門弟
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為入室

陶弘景字道明秣陵人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兩天人皆
傍執香爐已而有娠生而幼有異操十歲見葛洪神仙
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
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
神儀明秀朗自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十餘毛
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卷工
事不知以為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法



陶弘景傳卷之五

十一

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為務。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助服餌。公卿祖之，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乃止。于句容之茅山立館，號曰華陽隱居。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厭。已謂門人曰：向未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不惟身有仙分，抑亦緣勢使然。沈約為東陽守，高其志節，累書邀之，竟不至。弘景為人，負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瑣，人亦隨覺。永元初，架三

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所。元善騎射，晚皆不為。雅所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咸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願惜光陰，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深，慕張良為入，每云：古賢無此。齊末有謠曰：木丑木為梁，字及梁，武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即位後，恩禮愈篤。及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亦有驗，益敬重之。屢加禮聘，並不就。

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入執
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數曳尾之龜豈可復致
國家每有大事無不咨之時謂山中宰相年逾八十無
異壯容仙書云服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
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鄆縣阿
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帝臨南徐州欽其風素
退居後堂召之弘景葛巾進見與談數日而去帝甚為
敬異其弟子桓闔得道將昇天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
勤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乎乃托闔探芝闔昇
天後還謂弘景曰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黃
頭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

形拂正為蓬萊都水監耳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
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一日無疾即知應游
逆剋亡日仍作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
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所著有學苑百卷
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幼驗方肘後百一
方今古州郡記圖像集要王匝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
合丹法式諸書行于世。

相聞者不知何許人役事陶隱君居茅山十餘年立性端
謹執役之外寂然無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
下集于庭隱君欣然而接謂必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
召者桓先生耳隱君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預之云是

執役桓闔詰其所致曰常脩默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
 年矣闔乃服天衣駕白鶴昇虛而去如前云云
 寇謙之昌平人少遇仙人成功興與之遊嵩華拾仙藥遂
 隱嵩陽元魏始光中召至闕崔浩師事之一日謂弟子
 曰昨夢功興召我下中嶽仙宮遂坐化有青氣如煙從
 口出至半天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其尸解後東郡沈
 猷見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為仙矣
 一云功興嘗出遊謂謙之曰吾去後當有人持藥相遺
 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皆臭垂惡物謙之難之其人
 還以對功興嘆曰謙之未易得仙耶一日功興謂謙之
 曰吾明白午時當去子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功興



即入石室而卒謙之親為沐浴浴畢果有扣石室者謙
 之出視見二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杖謙之引入至功
 興尸所功興倏然而起着衣持鉢執杖而去魏明帝神
 瑞二年。丁日老君乘白馬車九龍馱駕降嵩陽山頂命
 仙伯王方平引謙之至前曰汝向道殊處今授汝天師
 之任汝其勉之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
 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自是道益精羽化而去成功興
 韋節京兆杜陵人後魏時棄官謁趙法師入華山因號華
 陽子餌黃精撰三洞儀序老子易論周武帝賜號精思
 法師有白鶴臨壇天和四年忽彩雲如蓋覆其廬節曰
 吾當乘此而去遂化昇



韋節

神仙傳卷之五

十五

鹿皮翁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翁
於泉上作轉輪閣又於山顛作祠舍留止其傍七十年
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半俄淄水盡漂一郡
後百餘年復賣藥于市

王知遠系本琅琊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晝夢鳳集其
有娠浮屠朱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外士後知遠
警每通書得待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後主聞其名召
入甚見咨挹隋煬帝亦執弟子禮又嘗識唐太宗於微
時貞觀初詔即茅山為觀居之忽謂弟子曰吾今署少
室仙伯矣將行沐浴衣冠若寢而卒時年一百二十六
歲云

張岳字巴玉齊封川縣人官至司空慕長生久視之方全
家齋戒誦大洞真經持三百大戒二十年有神人持藜
杖至岳家謂岳曰吾葛洪也奉上帝命授子金丹火鼎
之訣汝可秘而行之以濟貧苦他時功滿再相見也後
點石為金日濟孤老貧困梁武天監二年秋夜半聞空
中喚岳云清晨可挈家入山岳遵神言全家而往惟留
使女盧瓊在家至辰巳間有一道流身生疥癩問盧女
曰司空在否曰司空入山未歸問酒庫何在盧女指示
之道者脫衣入酒缸中浴疥癩良久而去且謂盧女曰
傳語司空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歸聞之喜甚開庫酒
有異香遂合家飲之惟盧女見其浴托疾不飲司空

飲罷乃沐浴更衣集諸弟子曰上帝召予今將與汝詳
 矣言訖祥雲擁鶴下迎舉家八十餘口白日昇天惟
 盧女至半空從雲而墜繼上帝命女為上地以守仙壇
 萬振字長生南昌人得長生久視之道顯晦齊梁間人莫
 知其年或云是旌陽藥巴之徒唐高宗時漁者得青石
 長七尺扣之有音樂聲郡守獻于朝高宗命碎之得二
 劍鐔上刻天師姓名帝異之召見曜日殿後尺解于京
 師數日啓棺惟有一杖一劍詔以銅函盛劍杖葬于西
 山天寶洞之側
 鄧郁隱居衡山三十餘載魏夫人乘雲而至謂郁曰若有
 仙分故來相訪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張



鄧郁

鳴舞。移晷方歇。邵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乃乘
青鳥而去。

羅郁，號萼綠華，九疑山得道女也。梁簡文帝時，降黃門郎
羊權家，贈權詩及火浣布、金玉縑、脫各一。時已九百歲。
韋昉，蜀人，夜泊涪陵江，忽遇龍女，遣騎迎入宮。後昉登第，
十年知蘭州，龍女復遺書相迎，云：敕命昉充北海水仙。
曾文迪，雩都人，天文識緯，黃庭內景之書，靡所不究。而地
理尤精。梁貞明間，遊至袁州府萬載縣，愛其縣北西山，
謂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葬其地。後其徒於豫章復見
之如初。

徐則，東海剡人，沉靜寡慾，少懷栖隱之志，入白雲修道，日



徐則

久太極徐真人降謂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
得建因廬天台山絕粒所資惟松木而已隋煬帝為晉
王鎮揚州時以書召之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而王
召我徐真人之言驗矣既至晉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
不利其夕忽返真王使人送觀還天台江都道中人自
見其徒步歸者則至天台以經書道法遺弟子仍掃一
室曰當有客使至宜延之干此乃跨石梁而去時年八
十二也明日果使者至後晉王使圖其形命柳警為贊
蕭子雲字景慕南齊高帝之孫封郡公好仙術師事杜曇
永頗得其秘兼善草隸名重一時忽有神人降言郁木
坑可以父居乃移家寓焉一旦上帝賜王冊封為玄洲

長史後人入其居址往往有見之者

楊羲句容人學道于茅山後師魏夫人太和十三年乘雲

上昇為東華上佐

白鶴道人梁武帝時方士愛舒州潛山奇絕時有浮屠寶
誌者亦欲之武帝命二人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
人以鶴止處為記寶誌以草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
忽聞空中飛錫聲遂卓於山麓而鶴復止他處遂各以
所識築室焉

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九歲即好道師焦曠真人授二洞秘
訣佳松養水飲周武帝召至都久之得請還山嘗寓西
岳芝池乃置一器經夕自滿凡賓客持玉先有一青鳥



報之居處常有虎豹馴澆若相保衛隋文帝禪位置仙
 都觀詔延主之仁壽四年春謂門人曰吾欲歸西岳但
 恐上未許乃委化于仙都觀帝遣使護葬于西岳及就
 塋但空棺而已

季順興桂陵人年十五乍愚乍知言未來事多中常冠道
 士冠好飲酒蕭寶寅反召問曰朕王可幾多年對曰天
 子有百年者有百日者及寶寅敗戮百日也其黨棗祚
 順興置城隍中頃復起如初又嘗卧太傅梁覽家以衣
 倒覆身上及覽通使東魏事覺被誅其衣倒覆果如順
 興之為又嘗乞驪山下廢地十周文周文曰何用曰有
 用未幾周文至温湯遇患卒于其地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見之曰。聖童也。顧
 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好談老莊。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
 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神。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
 步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邈脫
 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故於草內旬餘。出遊見一白衣
 少年下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所救。思邈未即省。少年
 復邀思邈至家。易以已馬。偕行如飛。至一城郭。花木盛
 開。金碧炳耀。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裕
 帽絳衣。侍從甚衆。忻喜趨接。謝思邈曰。深蒙道者厚恩。
 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為
 牧豎所傷。賴道者脫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



孫思邈

拜謝思邈始省昔日脫衣救青蛇之事。潘問左右此為
何所對曰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者命設酒饌妓樂宴
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乃以輕
絹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龍宮奇方三
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復以僕馬送
思邈歸思邈以是方歷試皆効乃編入千金方中。隋文
帝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密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
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民至唐太宗召始詣京師上
評其容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
哉末徵三年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謂子孫
曰吾今將遊無何有之鄉矣俄而氣絕月餘顏色不變

及入棺唯空衣焉後明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即
命使齋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
幅巾被褐鬚眉皓白青衣童丸髻夾持指大盤石曰
可置藥於此石上有表錄謝皇帝使視石上大書百餘
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
起因忽不見成都有僧誦法華經甚專雖兵亂卒不
能害忽一日有僕人至云先生請師誦經經過煙嵐中
入一山居僕云先生老疾起遲請誦經至寶塔品欲一
聽之僧誦至此先生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
遂供僧以藤盤竹箸秣飯一盂把菊數甌僧食之絕
無渣酪味美若甘露復贈錢一緡僕送出路口僧因問

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于書思邈二字
 僧大駭視僕還失不見視錢皆金錢也僧自此身輕無
 疾宋真宗時僧已二百餘歲後莫知所之
 黃子陽後魏人知長生之訣住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
 桃皮飲石中黃水後司馬季王以導仙八方傳之遂能
 度世。

趙真人名昱得仙教隱於青城山隋文帝聞詔使聘之以
 為蜀郡太守郡有冷源大河河藏毒蛟蛟動則河決傷
 人端陽日真人命千兵鳴金鼓于河上遂下水斬蛟頃
 之見太守右手執劍左手執蛟頭而出時同入水者六
 人人因號為七聖及隋亂復隱去搜神記云即淮
 二即神也



趙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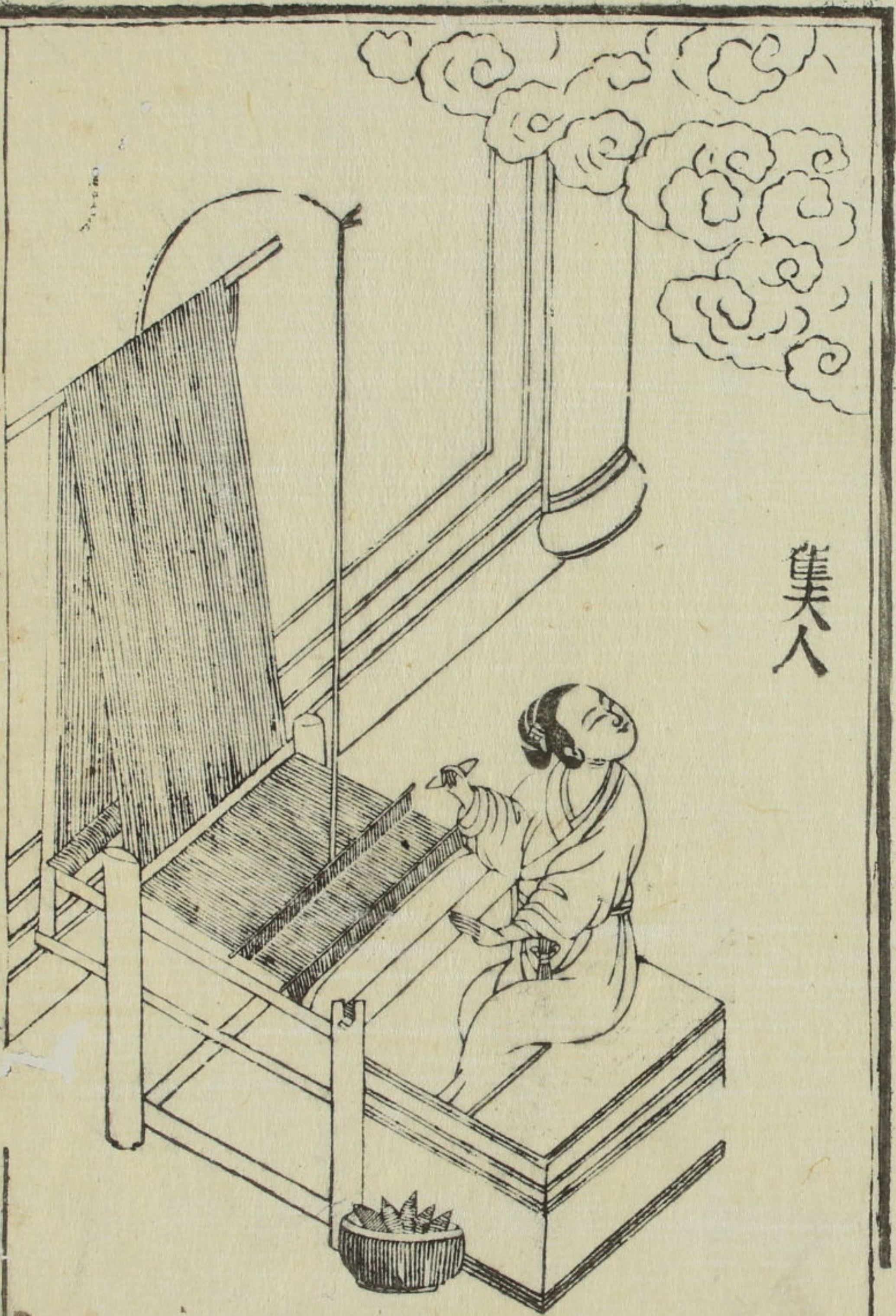
潛翁隋開皇中鍊形於漳州石壁山養白蝦蟆以自隨後
不知所終

岑道願江陵人隋末避難至三峽隱萬州岩常食黃精罕
見喜怒百餘歲膚若冰雪積二十年蛻迹而去

崔之道舒城人為真源宮道士嘗見一仙人對奕與一棋
子令吞之自此言禍福輒應後尸解去

瞿夫人豫章人隋末尤為辰州刺史有黃元仙者自豫章
來刺史素高其行以夫人妻之復薦其才德以自代隋
亡乃弃官與夫人隱于州西之羅山貧甚為人傭織以
養其姑如此者十年一日忽謂元仙曰昨有帝命當與
君別矣俄化為青氣數丈騰空而去

集人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者老云
 為兒童時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
 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
 復成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於
 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
 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
 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
 乃焚香宣天子來迎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
 之復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齋醮書迎果
 果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
 問神仙不答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

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
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姿容
步趨閑雅謁見上言辭清爽禮數臻備明皇命坐果曰
弟子當侍立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小斗果辭曰不可
更賜適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因逼賜之醉
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為金盃上及嬪御皆驚
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盃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盃也
盃僅貯一斗酒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果嘗言我生堯丙
子歲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許時邢和璞善知人天壽
師夜光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壽則惜然莫知密使夜
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而無苦

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
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
傳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狩咸陽獲一大鹿將令
天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
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
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
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曰元
狩是何甲子至此年凡幾果曰是歲癸亥始開昆明池
今甲戌八百五十二年矣上命太史校其曆畧無差焉
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
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亦敢言上許之

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作於
 地上遽詰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
 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巽
 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
 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
 人給驛肩昇到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天
 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輒卒弟子葬之後發棺但空
 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之

葉法善括蒼人世為道士嘗游白馬山石室遇二仙人授
 以正一三五之法能厭劾怪鬼唐高宗召詣京師欲寵
 以管不拜睿宗時拜鴻臚卿封越國公開元八年尸解



崔子玉

崔子玉名珽，蘄州彭城人，人稱為崔府君。以其畫理陽間
夜，斷陰府也。初，父讓報於嗣與母禱於衡岳。是夜，母夢
仙童擊一合，曰：帝賜谷中物，令汝大婦吞之。啓，合見美
玉二枚，夫婦各吞其一。覺而有娠，誕于隋大業三年六
月六日。子玉兒時，神采煥發，日誦千言，不窺群兒之戲。
迥然自異。唐貞觀七年，應賢良科，除潞州長子縣令。發
擿人鬼，無異神明。一日，示諭居民，自五月望日及望後
一日，無得私宰獵射。時有潛出郭外，弋得兔一隻，為城
吏搜執，庭下。子玉訊之曰：若故犯禁，吾不能釋。若雖然
願即縣庭受罰。陰府受罰，弋人自揆陰理幽遠，願於陰
府言訖，輒令放還。是夜，弋人方就棺，鬼一黃衣吏拘至。

一殿庭見子玉王者冠服檢諸犯罪狀或促其年或墮
其後或減損其祿位弋人亦加決罰令還遂驚夢覺悔
恨無及矣。一日門吏白曰：雕黃嶺有虎甚傷人。子玉即
遣吏孟完齎符牒至山廟，勾虎。虎即出，卸牒隨吏至縣。
子玉責之曰：汝乃異類而啖食人命，罪無赦。虎自觸階
而死。太宗嘗呼為仙吏，無何復遷。令滏陽縣。縣西南五
里有河，時忽汎漂民田。子玉於河上設壇，奏詞上帝。頃
間見一巨蛇浮於水面而死，水輒消去。一日子玉與楊
叟奕，忽有黃衣數輩執符而前，曰：奉帝命召崔子玉為
磁州都土地。次有百餘人捧玉珽，玉帶紫服碧冠，五岳
位旗簫韶盈耳。復有一神控白馬至，曰：帝命即行。於是

子玉囑二子曰：吾將去世，無得過勸。乃書百字銘以訓
 二子。若寢而逝，年六十四。安祿山反，玄宗夜夢神人告
 之曰：賊當自滅，陛下無恐。帝問姓名，對曰：臣涇陽令崔
 珣也。帝還闕，建廟封為靈聖，護國侯。宋高宗走，鉅鹿特
 馬斃，負兩獨行。路遇三岐，不知所適。忽見一白馬，前行
 帝欲及乘之，遂其後。晚至一神祠，見廡下有二土白馬
 就視之，汗出如雨。因宿廡下。夢紫袍人以杖擊地曰：巫
 行，帝驚起，飢甚，正躊躇，聞殿內有聲，乃登殿觀像。即夢
 中見者。祝板題云：磁州都土地崔府君。板後有一合，內
 有酒肉，帝輒食之。欲出，向白馬復前導，至針橋谷，始不
 見。遂遇耿南仲，將民兵數千來迎，及南渡，首為立廟。



苗龍唐初人失其名能畫龍人以苗龍呼之後得道仙去
 今紹興龍瑞宮東南一峯上平如砥相傳苗龍上昇處
 羅通微臨晉人少採薪山中遇閻使君家謂曰子骨法可
 學長生遂冠褐五老山學步虛絕粒唐貞觀中一日謂
 人曰我當歸明日大會士庶俄雷震地下青龍躍出遂
 跨龍飛去

臣智長安人唐貞觀間棄妻子與姪大郎適廬山修道居
 七日有老人曰廬山陰地也仙不可得南有名山可往
 居之乃至吉州望見義山山神化為樵夫引入山中曰
 此處安穩遂立壇修行數年忽降一仙衣智服之但見
 足下雲生上昇而去大郎亦為地仙臣大郎附



臣大郎



明崇儼洛州人少隨父令安喜更有能召鬼神者崇儼盡
 得其術以奇技自名唐高宗召見甚悅盛夏帝思雪崇
 儼坐頃取以進云往陰山取之冬月帝憶瓜崇儼索百
 錢須臾以瓜獻云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其
 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王冕居洛陽青維山已數百歲唐開元中召至京待以優
 禮復遣從李元靖求補仙書還請歸舊山不復入城市
 嘗與達奚侍郎往還死後猶杖履詣達奚人始知其尸
 解即王皎又作王皎
同異見后六卷

闕冲虛涪州人居於精思觀唐神龍乙巳秋丁夕乘雲仙
 去

章善俊



章善俊京兆人母王氏妊時每嗽血食則腹痛蔬食即無
 恙既生至十三歲遂長齋遇道士韓元最授以秘要常
 有二青童侍左右嗣聖中寓昇仙觀有神人厲聲曰子
 何人輒來此宜速去善俊曰神人試我耳何相逼太甚
 神人遜謝而去又嘗過壇墟店遇黑犬逶旋不去因畜
 之呼為烏龍一日謂弟子曰吾百年學道今太上召我
 我當去矣其犬忽長數丈化為黑龍善俊乘之而去
 僕僕先生居黃土山中嘗餌杏丹乘雲往來唐刺史李休
 光見以為妖令左右執之龍虎即見於其側先生乘之
 而去天寶初因以仙居名縣
 應夷節唐汝南人不喜茹葷性敏慧嘗游天台龍虎山師

馮惟良得土清大法，栖真天台之道元院，日誦黃庭大洞二經，為人致福數至，感應忽一日沐浴入靜，疑神翌日解化，是日清香馥郁，徠鶴悲鳴，及就窆，但空棺而已。王帽仙出入闌闔，為人修弊冠，因號王帽子，暮則卧于涪州天慶觀，一夕尸解，道士為葬之，月餘，自果州遺書致謝。

王遙，江西鄱陽人，得仙術，治病不用符水針藥，但以尺布帨敷之，須臾病愈。若有邪魅，即畫地作獄，叩石，呼之皆入獄中。有一弟子負竹篋隨行，嘗冒風雨，衣皆不濕。一日兩炬道入石室，中有一人曰：卿何為？又住，俗聞者曰：當來乃還家，自負竹篋而仙去。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之術
遍遊名山唐武后嘗召至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王維李
白孟浩然賀知章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為仙宗十
友睿宗復迎至京師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身猶國也
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
治帝嘆詠曰廣成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台盧藏用
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
是仕宦之捷徑爾盧初隱終南後登庸聞言殊有慚色
時女貞有焦靜貞者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
揖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良師

也。靜真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先昇天。復降，謂薛季昌曰：「司馬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千秋節齋，直長生殿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微聞若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天師乃褰裳躡步聽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視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于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海小清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弟子葬，其衣冠馬時年八十有九。玄宗親為撰碑，後人因名其所居曰。」

馬仙村有修真秘旨。天地官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書，行於世。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焦靜真附

饒廷直，唐南城人。第進士，嘗過武昌游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秘訣，自是不適。妻妾倏然，端居後為鄧州通判。卒其柩還鄉，昇者甚輕，蓋尸解去矣。

身蓋不知何許人，亦云女子也。服酒餌丹年，四百歲，色如少女。能飛行，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談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漸至腰，及習髻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刻地，即成井，可汲。指人屋瓦，瓦即飛。嘗取人桑果，數千株聚之，如山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本處。如故。又能含墨水噴紙成字，字皆有意義。後入大冶山中仙去。

師通微不知何許人為道士神清氣爽游止無定常醉吟
于道多在豫章之間入見其容益壯於前一日登市樓
醉飲飛昇而去

黃華姑撫州臨川人姓黃名令微修道於井山年八十餘
顏如孺子時人號曰黃華姑唐開元中尸解刺史顏直
卿撰仙壇碑載其事

列仙全傳卷之五終

